

惠州文脉【花地·西湖】

策划统筹 羊城晚报记者 陈骁鹏

胥民海珠婶

□邓仕勇

“渔歌”专版展现了一场文艺创作者与文化瑰宝的“双向奔赴”。在《渔家》上演之际，惠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羊城晚报惠州全媒体传播中心联合组织全市文艺家创作了一批以渔歌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征集一经发出，得到了文艺家们的热烈响应，短短三天便已有数十份投稿。现刊发部分作品，敬请垂注。

编者按

惠东渔歌赋

□张隽

巍巍罗浮矗立，浩浩东江绵流，悠悠西湖碧透，赫赫岭东名郡。地处东南腹地，丰饶物产荟萃；人集万千睦宜，群居客家多贤。独拥峻峰秀水，广揽九州贤俊，坐品美赋华章。

文尚苏子，武崇岳穆。画从湖翠攫取，歌自渔声听韵。

歌从何处来？源自本郡惠东。惠东渔歌者，原生态之渔歌也。声发疍家渔民，腔随鹤佬土话，韵修水域山乡。疍家者何人？其源上溯久远，其声震荡神州。宋史有书乃云：“生于江海，居中于舟楫，随潮来往，捕鱼为生。”

远古之时多发叹怨之声，盖饥寒交迫而归为外邦异化；今当盛世频歌欢悦之

腔，乃仓廩充实而贵列非遗文化。韵始浓，羽渐丰，势更起，貌新呈。尝闻《南海长城》之歌剧乎？取渔歌互答之风韵也；有赏《娶新娘》《珊瑚岛》之名曲耶？摘渔歌喜闻乐见之素材也。

慨叹渔歌歌声之美而美何兮？盛赞渔腔腔调之畅而畅何兮？细推之，慢研之，深悟之，独感之，茅塞顿开而颂赞之情油然而生：疍家文脉，源于奔腾不息之江河湖海；疍家情愫，发源于濒危转兴之本土文化；疍家歌魂，铸就于青葱不老之水陆山川。

喜闻今日之渔歌，汲疍家文化之精华，撮千贤修葺之百草，词乃蕴于本土，曲则歌于渔腔。时当癸卯，令及桃

月，《渔歌》首演，万巷人空。青山碧水荡春风，渔歌旧曲已无痕，保利台前映新影，网媒书险著华篇。山河之唯美兮，听渔歌而互答；时代之精英兮，映幻舞而呈祥。

噫！悠悠渔歌兮抚今思昔，慨涕良多，不伤神。依依新韵兮瞻前望远，歌声激越，多开怀。渔歌飞跃，临山川古刹；渔韵照海，看江河湖海。愿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待到群贤毕至时，听渔歌劲唱，震山岳，动河川，共日月兮同短。

美哉，我中华古韵蜿蜒流淌兮生生不息；秀哉，我岭东名郡英气勃发兮郁郁青青；壮哉，我惠东渔歌气韵悠长兮声声嘹亮！



惠东风光秀丽 惠东县委宣传部供图

海珠婶是个疍家女，土生土长的惠东县黄埠镇盐洲岛人。她虽年过古稀，儿孙绕膝，却仍耳聪目明，手脚利索，尤其是那副好嗓门，唱起渔歌来，清冽质朴的歌声仿佛天籁之音，是那么细，那么柔，又那么响，那么脆，尾音带着长长的“暖暖”声，在空中悠悠悠回荡。

海珠婶的父母是胥民，在海上打鱼为生。她年轻时就长得俊俏，长年累月的海风吹黑了她的皮肤，却吹不掉她脸上迷人的梨涡。她爱笑又爱唱，笑声像银铃儿，歌声像百灵鸟。那小小的渔船里，常常传出她的笑声、歌声。小海珠的歌是向父母以及左邻右舍的渔民学的。她嘴巧、聪明，各种不重样的渔歌，教一遍就能学会。

随着时光流逝，结婚后的海珠婶依然爱笑爱唱。她的丈夫泥猛叔每天打鱼归来，最喜欢一边补渔网，一边听她哼唱渔歌。海珠婶的歌声是那么欢快，那么悦耳，那么消乏。

在哼哼唱唱中，海珠婶为泥猛叔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家子其乐融融。

都说“出海三分命”，在一个风狂雨骤、雷声大作的恶劣日子，出海打鱼的泥猛叔再也无法平安归航，连人带船消失在滔天巨浪中。海珠婶面对茫茫大海，哭肿了双眼，哭干了眼泪。如果不是三个年幼的孩子，她真想投身入海，与丈夫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生活还得继续。海珠婶嘴巧，手也巧，能纺、能织、能剪、能缝，下海能打鱼，上地能扶犁，辛辛苦苦地将三个儿女抚养成人，送入学堂。孤苦中，劳累中，海珠婶唱起渔歌，便有了精神。因为有了渔歌，日夜辛劳的海珠婶，才得到片刻的慰藉，少油缺盐的生活，才有了几分滋味，呆板枯燥的漫长日子，才有了一些声色。她常常随心而歌，把对丈夫的思念、对儿女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都融入渔歌当中。

儿女们都争气，小小年纪就自动自觉地帮母亲分担家务事，学习成绩在学校里也都名列前茅，先后考上了中专和师范学校，事业有成，成为村里有口皆碑的能人。

有了出色的儿女们，不再让海珠婶下海下田劳碌。在家闲得慌的海珠婶，便把满腔热情都倾注在自己喜爱的渔歌上，还结识了一批同样热爱传唱渔歌的伙伴，学到了更多旋律优美婉转、感情色彩丰富细腻的原生态渔歌，并经常被邀请参加渔家婚礼、庙会的表演。

从电视上，海珠婶得知惠东渔歌现在已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心中就有了一个美好愿望，那就是和伙伴们一起，把渔歌艺术一代代传下去。在耳濡目染中，海珠婶的子孙孙女也深深地爱上了唱歌，闲暇之时总会围在她身边，学唱祖辈口口相传的渔歌，还在学校参加了童声小组唱《最美的传唱》的渔歌表演。

时代变迁，艺术不老，渔歌已使后人感到新鲜，更感受到其独特的魅力，必定会一直鲜活地传唱在人世间！

『唱歌婆』上课

□吴小军

“新打刀（啊哟）仔（哟）切幼葱（哟哪），新做船（啊哟）尾头油红（哟哪）。南风泼（阿哟）泳（哟）真好驶（哟哪），驶去平（阿哟）海娶新人（哟哪）。”太阳刚下到山那边，将范和港边红树林的绿叶映成了一片。一阵优美的歌声，夹杂一股缠绵悱恻的爱情的味道，从一幢石砖砌成的小房子传出来，随着灶前的烟火，携着锅里鱼虾鲜味儿，就萦绕在了红树林的上空，就传进了陈海霞的耳朵里。

陈海霞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怎么回事呀，让她上课总不答应，这不唱得挺好吗？多美呀！”

大南海很大，范和村很小。范和村很大，唱歌婆很小。唱歌婆很小，唱歌婆名气很大。

唱歌婆名气大，大在她会唱歌。还没学会说话，她就会唱歌。才一岁，母亲抱着她去送父亲出海，胥民们哼她也跟着哼。初听也不知她哼的啥，越大哼得越清楚，这可不就是在唱歌吗？呀，这孩子就是唱歌婆转世吧？在范和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有一种小鱼，天生会“咕咕咕”地叫。渔民说这鱼会唱歌呀，就叫它们“唱歌婆”。这孩子，生在疍家，没准呀，就是那“唱歌婆”转世呢。

本是疍家妇人们一句玩笑话，但“唱歌婆”这名字就跟了她一辈子。她也唱了一辈子。丈夫去世后，她没有跟着女儿进县城住，而是守着老屋老船，还有她的渔歌。

陈海霞就是冲着唱歌婆的渔歌而来。她是镇里的宣传委员，正在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活动。惠东渔歌十多年前就已经成功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唱歌婆是传承人之一。所以，她就是来请唱歌婆去给学生上课的。可是唱歌婆说：“唱我会唱，可是我不识字，怎么上课！”工作做了多少遍，唱歌婆就是摇头。

怎么办呢？

问村支书，村支书说：“找海花去。”海花是唱歌婆的女儿，在县里教书。接到电话，也犯了难，是啊，作为一名教师，她更知道母亲不识字，上不了课！

村支书不管，表示：“花儿，你一定要帮叔公这一把，要不叔公没法子做工作！”

迟疑了一下，海花笑了：“行！”

在海花的软磨硬泡之下，唱歌婆答应去课堂上唱两首渔歌。她说：“唱歌我可以，讲课讲不了。”

海花想了想：“行。”

镇中心小学，一个课堂里，在陈海霞和班主任陪同下，唱歌婆由海花拉着站到了讲台上。

一件蓝色短袖，一条宽大的九分黑裤。中等偏矮的个头，圆圆的脸上是健康的黑红。圆圆的眼睛，一笑就是一对小小的双月湾。头发花白，像黑海泥为底的盐田里剩下的小盐堆，东一点白西一点白。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海边妇女。

有女儿陪着，唱歌婆心定了很多，但是身上还是一阵阵冒汗，脚下发软。

看着唱歌婆的紧张样，陈海霞心里有些不忍。在班主任向孩子们介绍完唱歌婆后，她忙拉着班主任站到了教室外面。

“第一首，《一对龙虾藏礁洲》。大家鼓掌欢迎！”海花是有经验的老师，先起了个头。

“咳咳，啊，咳咳——”唱歌婆紧张得唱不出口。

班主任想进去，陈海霞摆摆手，她知道，她们进去，唱歌婆会更紧张。

“孩子们，来，给奶奶掌声！”

“哗哗”的掌声响起。

“来（啊）唱流（啊）水退干干（那）——”终于，唱歌婆唱出了第一句，声音有些干，有些颤抖。

孩子们在海花的示意下，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来（啊）唱流（啊）水退干干（那）——”唱歌婆重新起头，又唱了一遍，这次比第一次好多了，她接着唱了第二句：“一对龙虾藏礁（啊）脚——”越来越好了。毕竟是非遗传传承人，毕竟是唱了一辈子的，唱歌婆越唱越自如，越唱越起劲。

教室外面，陈海霞和班主任非常惊喜。歌唱下来就敢说，看来没找错人。两人悄悄走进教室的后面。讲台上，唱歌婆仿佛醉了一般，一首一首唱着夹杂着那海浪风味的渔歌。她仿佛置身于大海上，木船之中，旁边是爱人，是渔网，是海鸡。她在唱爱情，唱生活，唱海边人千百年的喜怒哀乐。

不知道唱了几首了，下课铃响了，在孩子们热情的欢呼声中，海花把唱歌婆拉出了教室。

此时的唱歌婆，脸上一片红红的，有汗水，更有无法言状的兴奋。

陈海霞一把抱住唱歌婆：“唱得太好了！谢谢您。”

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陈海霞问：“刚开始那么紧张，怎么后来唱那么好？”

唱歌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看着这些孩子，我想到我的外孙女了。”

陈海霞愣了一下：“啊？”

海花笑了：“她呀，小心眼呢。我女儿小时候在县城居住，不会说学佬话，听不懂她说啥，和她不亲昵。所以，后来她就有一机会就教孩子唱渔歌，学学佬话，现在，她们就用学佬话交流，感情可好了！”

陈海霞和班主任对视一眼，笑了。陈海霞说：“以后啊，那您可得多来教更多的孩子唱渔歌！”

唱歌婆高兴地点头：“好。我要好好想想，怎么唱，唱什么。渔歌啊，要唱下去，它就是一种亲情呢。”

陈海霞说：“也是乡愁。”

四个女人都笑了。

然而，在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中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状需引起关注。近年来，较少有充分展示惠州文化“家底”、具有全国影响力以及长久生命力的精品力作“出圈”。惠州众多题材亟待挖掘发扬，如“东坡寓惠”“葛洪传说”等IP以及千年府城历史文化等。

有土壤乏精品。归根到底，还是要将本土文化旗帜放在岭南文化的大格局下，重新审视与活化。要坚持传承创新，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光彩。广大文艺创作者要不断提升文化自知，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我对疍家的认识和对渔歌的了解得益于两位惠东文友，一位是老作家杜林先生，一位是平海渔歌艺术团团长李福泰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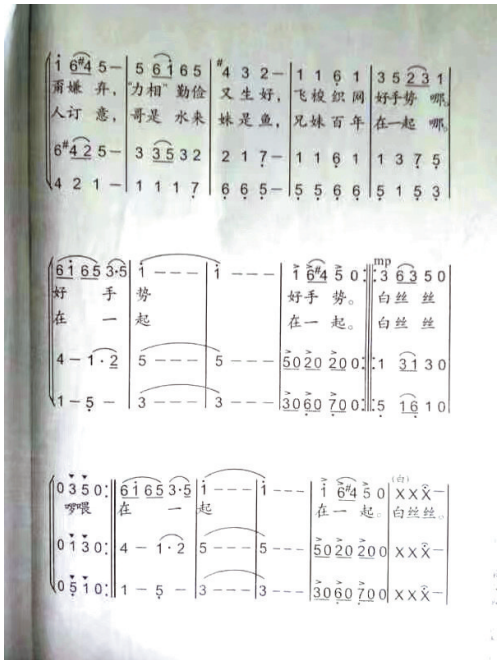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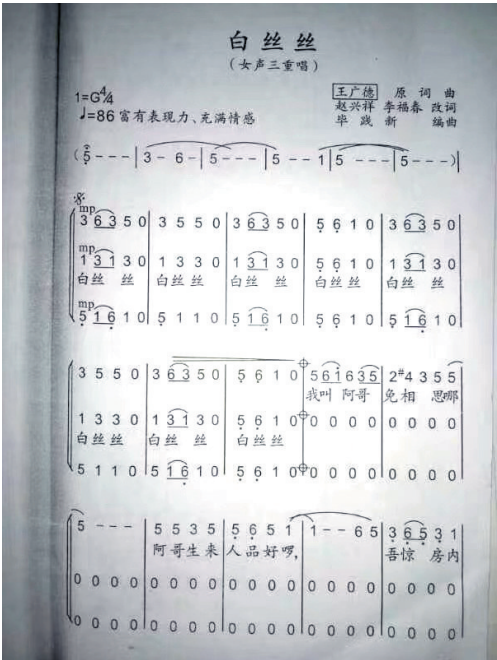
杜林是平海萌角村人，他家的房子就建在海边，那时他正在构思创作一部《疍家女》的长篇小说。在此之前，他已出版过《代代人生》三部曲，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建功和著名评论家雷达等曾特地来惠东为他的长篇小说开研讨会。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他平时看起来不怎么写文章，退休时就出版了一部洋洋洒洒百万字的鸿篇巨著，且引起作协的关注，得到读者的认可。他对我说，他熟悉这片海域，熟悉这片沙滩和渔村里的一切，几十年一直在思索着如何去讲述他们的故事。我表示，《代代人生》珠玉在前，《疍家女》的素材也是以渔民生活为原型，如何去构思和突破原有的创作？杜林表示，他要写疍家的女性，反映客家渔女的勤劳和智慧，还要在书中展示当地民俗，把渔歌作为民俗文化放进故事情节中。

在东南沿海，凡以渔为业、以船为家的渔民皆称疍家。惠东沿海最早的疍家可追溯到秦朝：“疍，其来莫可考，按秦始皇使尉屠睢统五军监禄，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意者，此即入丛薄中之遗民，取以鱼钓为乐，以舟为宅，语音与土人微异……”这是杜林先生从《归善县志》找来的史料，可见他为了写好《疍家女》，已经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我让他来一曲，他清清嗓子，拿起茶几上茶夹，轻轻地击打茶碗，“叮叮当当”的响声就随着“啦打弟哪弟”的调子唱起来。我一句都没听懂，但还是被他那专注投入的表情所吸引。当时天色已晚，海风悠悠，渔火点点，摇曳的树枝把路灯晃得斑驳陆离。我们坐在院子里，跟着歌的旋律，似乎走进了一片旷古的海域，渔舟、沙滩、石礁，桅杆、竹笠、凉帽共同构成了一幅疍家女的渔歌唱晚图。

说起对惠东渔歌的进一步了解，又得仰仗于李福泰先生。他是平海渔歌艺术团的团长，几十年来坚持不懈从事惠东渔歌的挖掘收集、整理和传承工作，他一再邀请我去平海采风，并参与一些歌词的整理和加工。他认为惠东渔歌的老词太简单，一首歌唱的就是一件事，无非是渔民口口相传留下来的海上民歌。由于歌词老套，内容贫乏，曲调短小，传唱和推广都大受局限。他一直在努力，尝试在传统的套路上进行创新和再度创作。

《疍家组歌》演出之后，他特地给我发来视频，我看完之后很是震撼。他用五种原生态曲调联唱，配合情景表演的方式来演绎组歌。这一创新形式，一改老渔歌的单枯燥，内涵变得十分丰富。那段经过加工的歌词在他声情并茂的演唱下，着实令人感动：“惨难言，夫妻相见泪涟涟，心如刀割心知道，骨肉分离怎相连？不是爹娘黑心肠，忍心不养宝贝心肝，爹爹没钱娘病重，把你养大实在难……”这是剧情中反映旧社会疍家人无力抚养子女、亲子被迫分离的唱段，那泣血的词曲唱出了疍家人的满腹辛酸，也唱落了我的泪水。

艺术是需要创新的，创新的模式是在不改变原生态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新的生活内容和文化元素。平海渔歌艺术团也在不断推出新的曲目，“啦打弟哪弟”唱出的将不仅是渔民旧时的辛酸和船头激情，更是一曲曲具有惠东韵味的时代放歌和海上天籁。



《白丝丝》乐谱

文艺快评

□李海娟

惠州文艺行稳致远

全国首部国家级非遗惠东渔歌大型音乐剧《渔家》、原创交响诗画《红色东江颂》、广播剧《高恬波》……近年来，惠州优秀的文艺作品大多都呈现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这也证明了，文艺创作必须深深植根于文化的土壤，才能取得长远发展。事实上，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惠州一直深受历史眷顾，是一座天然的文艺富矿。

位于南海之滨，惠州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和1400多年的建城史，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在此繁衍生息，点亮文明之光。“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横岭山遗址、承载东江文明的蜆壳角遗址、瓦窑岭遗址等，都映照出惠州历史的辉煌。

这里自古人文荟萃，蔚然成风。宋代，陈尧佐、陈偶等历代贤太守的励精图治，以及苏轼、唐庚、陈鹏飞等谪宦的到来，使得惠州日益崇文重教。本土群星闪耀，“三尚书”“四御史”“湖上五先生”便是其中佼佼者。在他们的带动下，惠州成为一座诗情萦绕的人文名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史人物是惠州文脉传承不断、源远流长的重要力量。葛洪隐居罗浮山多年，尝百草施药惠民生，著作《肘后备急方》启发屠呦呦提取出

青蒿素，造福无数人；苏东坡寓惠两年零七个月，留下了500多首诗文，为老百姓做了好事，如今随处可见其遗址……即便跨越时代，这些历史名人仍在闪烁着光芒，如能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将成为不同时代的文艺经典。

立足于本土文化富矿，文艺队伍日益发展壮大。据惠州市文联统计数据，目前市级文艺家协会会员达6000余人，其中兼任省级会员1459人、国家级会员496人，呈星火燎原之势。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在省级以上发表、出版的有5000多件，出版作品近300部，省级、国家级获奖作品1500多件。